

刘兴诗

作品系列之

{ 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 }

Zhongguo kehuan huangjin shidai dashi zuopinxuan }

辛巴达太空浪游记

新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会员刘兴诗科幻代表作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中国版的《**银河系漫游指南**》

科幻世界，浩瀚宇宙、神秘海洋、苍茫大地，时间通道、海底大厦、通天之梯，无边的神奇、无尽的遐想，爱、敬畏、勇气、探索，……

影响了 几代人的儿童科幻作品，
承载了 几代人梦想的文字巨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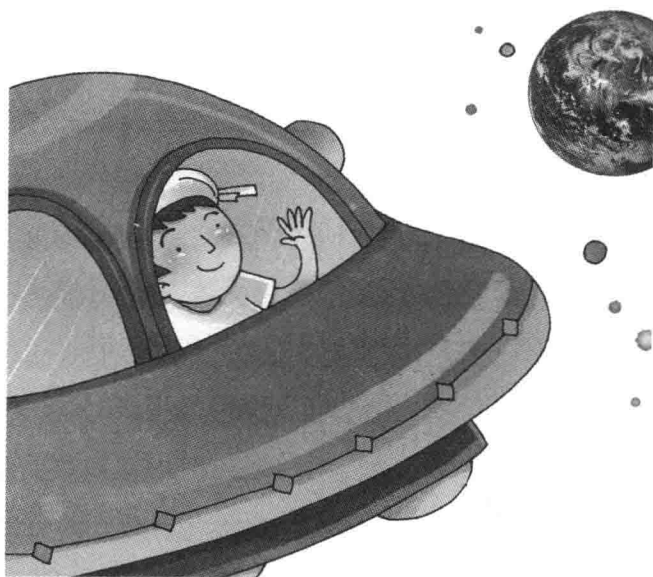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 }

{ Zhongguo kehuan huangjin shidai dashi zuopinxuan }

刘兴诗系列作品之

辛巴达太空浪游记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巴达太空浪游记/刘兴诗著.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1126-231-5

I. ①辛…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1554号

辛巴达太空浪游记

著 者: 刘兴诗

特约编辑: 郑 均

责任编辑: 徐 乾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47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231-5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292951

重温昔日辉煌

——《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

何为黄金时代？

1978 年到 1983 年，短短六年间，一批科幻作家共同铸成了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本土科幻在中国都还没有达到那时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人为开始，又人为结束的时代。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重提“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当时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黄金时代。科幻小说恰逢其时，成为那段时间的一大热点。大量国外科幻作品被译介进来，中国科幻作者接触到了世界科幻的最新潮流。《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等国外科幻影视的引入更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股科幻旋风。

从 1978 年开始，国内大量科技、科普类出版社，科普报刊恢复正常工作。为了吸引读者，科幻小说成为这些出版机构组稿的重点。在出版界带动下，很多作者投入科幻小说创作中，科幻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在内外因素促进下，中国科幻仿佛坐上助推火箭般强力起飞，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至今人们仍心向往之。鼎盛时期有一百余位科幻作者，发表了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长篇科幻小说也有几十部。



当时，仅由叶永烈一人的科幻小说改编的连环画，累计发行量就超过一千万册！童恩正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搬上银幕后，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标杆。同时还出现过《绿色克隆马》等大批科幻广播剧，以及《隐身人》《最后一个癌症死者》《X-3 案件》等科幻电视剧。它们都是根据同时代科幻小说改编的，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反复播映，影响广泛。

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受到直接打击，叶永烈等科幻作家被点名批判，从此结束了中国科幻这一黄金时代。（参见《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国科幻一蹶不振》，《中华读书报》2009 年 4 月 3 日）

谁是四位大师？

这一时期，科幻界出现了五位非常活跃的作家。他们创作量大，作品质量高，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被并称为中国科幻的“五大主力”，他们是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萧建亨和刘兴诗。萧建亨当年无论创作数量还是质量都堪比其他四人，只是后来出于个人原因，他逐渐淡出科幻写作的圈子。剩下四位作家又被创作界称为四位大师。

论数量，四位大师的创作普遍多于其他作者。论题材，他们最早尝试了一些国际上流行的经典科幻题材，如野人、外星人、时间旅行等。论社会影响，他们的作品或者被改编成影视，或者发行几百万，到今天仍屡屡再版。

八十年代世界科幻协会开始吸收中国会员，他们也是最早被



发展的中国会员。

其实，这四位作家的创作生涯从五六十年代便开始了。如果没有“文革”，他们手头的一些作品可能会更早问世。所以，这套丛书不仅选取了他们在黄金时代创作的作品，还有一些早期作品，如《古峡迷雾》《北方的云》。

除了郑文光因病停止写作外，其他三位作家在“黄金时代”后还陆续写了一些作品，思想上更深刻，文字上更成熟，风格上更具个性，所以也编选在这里。

除了作品外，这四位作家还通过专著、文章和讲座等形式，向全社会宣传科幻，为科幻争取话语权。在外界对科幻打压最厉害的时候，也是他们带头进行反击。在尚未有任何专业人士将科幻小说立为研究课题的时候，也是他们进行了这方面开创性的工作。

总之，四位大师和他们的作品就是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缩影。阅读四位大师的作品，可以帮助你迅速进入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作家？

文如其人，不了解作家本人，便难以深入了解他们的作品。黄金时代中国科幻共有的色彩，一定要到作家的生活中去寻找。那么，当时科幻作家都有哪些共同点，足以形成一个时代的特色呢？

他们是一群中年的精神创造者。



1978年郑文光49岁，刘兴诗47岁，童恩正43岁，叶永烈38岁。其他一些作者如金涛、魏雅华等人，年龄相差也都不大。他们就是从这个年龄段开始了新的征程。

“中年人”这个身份还需要特别强调吗？是的，他们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中坚，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上养老，下抚小。这些看似与创作无关的背景，其实决定着作者的创作心态。身为中年作家，他们不可能像青年作者那样用游戏、调侃的笔法去创作，更不会有“边缘化”的视角。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他们不会只是拿来讽刺挖苦一番；他们不是闪到一边去当看客，而会认为“那就是我们的事”。

中年是一生中责任感最强烈的阶段，正是一批中年作家共同创造了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科幻作品显得很“主流”，主题积极向上，人物热情进取。这种精神生产不是行政命令能够催生的，它只能出自这一批创作者自己内心的体验。

他们是饱经风霜与忧患的一代知识人。

这一批作家出生于战争年代，经历各种社会动乱。用刘兴诗的话讲，我们在童年都没有真正像孩子那样地生活，过多考虑许多和年龄不符的沉重问题。所以他们的作品厚重、大气，有的甚至字字滴血。要知道，作家不可能写出自己心里没有的东西。没有这样的生活积累，便出现不了能够跨越时代的一批佳作。

他们都行过万里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位大师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知识储备就不用说了，在他们中间，郑文光是第一个到访西沙的作家，叶永烈身为记者遍观人间万象，童恩正研究考古，踏遍山



山水水，刘兴诗身为地质专家，最远到过北冰洋，与北极熊亲密接触。童恩正和叶永烈在晚年更是过着地球村民的生活。

广博的阅历支撑着他们的作品。郑文光在小说里描写的南海风光，叶永烈两篇沙漠背景的科幻，童恩正那些悬疑色彩的考古题材科幻，刘兴诗笔下的异域风光，都是他们社会阅历的典型代表。

如果把四位大师的科幻作品和同时代主流文学作家相比，他们的视野十分开阔。很多作品以香港和异国为背景，且具体生动，他们笔下的“外国”与“外国人”毫无概念化、漫画化的弊病。《珊瑚岛上的死光》便是明证。

后来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在这方面也没有超过他们。读罢新生代的作品，你会感觉他们确实读了许多书，但肯定没有走过许多路，所以只好把背景放在“乌有乡”，带有浓浓的书生气。

他们是真正热爱科学的一代学人。

四位大师中有三位是职业科学家，郑文光是天文学家，童恩正是考古学家，刘兴诗是地质和考古学家，叶永烈则是专业科普工作者。他们不仅是科幻作家，每人都还写下不少科普作品。叶永烈参加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曾经被称为“感动共和国的书”。郑文光为纪念布鲁诺写的《火刑》曾经入选中学课本，伴随一代代高中生走向社会。

科学不仅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当他们书写科学时，他们就是在写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心上人”。那份对科学的爱真诚无比。同时，他们对科学非常熟悉，像《腐蚀》这样直面科学界内部问题的题材，圈外人很



难抓到。

后来的中国科幻界再没有形成这么个以专业科学工作者为主的创作群体，那些对科学工作的描写看上去总不免显得浮光掠影和走马观花。

他们还是一群勇于探索、逐渐成熟的作家。

三四十岁的中年作家也需要逐渐成熟吗？是的，因为十年“文革”让几乎所有作家的艺术才能都休克了。当他们重新开始创作后，头脑不免发空，笔头不免生涩，作品中不免会留下空话套话，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才能让自己达到最好的创作状态。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家中晚期作品明显好于他们的早期作品，比如《战神的后裔》（郑文光）、《腐蚀》（叶永烈）、《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童恩正）、《悲歌》（刘兴诗）。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思想深刻，文笔老练。单纯从艺术角度来看，完全能够代表这些作者最成熟的科幻创作水平。

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均不及他们早年的作品，如《飞向人马座》《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美洲来的哥伦布》。作者们经过文革后如梦初醒的那几年精神震荡后，开始静下心来发掘科幻创作的艺术规律，悉心打磨自己的创作，但社会文化的热点却转移了。

他们是一群文理兼备的作家。

四位大师的作品既拥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又拥有出色的历史知识和文学造诣。人文与科学之间那道若隐若现的沟壑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

一段时期内，“软硬科幻之争”成为某些作者掩饰自己创作



水平不足的借口。如果一个作者不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会宣称自己在写“软科幻”。如果一个作者文笔不佳，他会宣传自己在创作“硬科幻”。

但如果拿这些前辈的作品来作标尺，就会发现这些借口多么荒诞。既然要写科幻，科学知识不厚实怎么行？既然要写小说，文学技能不过硬怎么行？

科学兴，科幻兴

现在翻开四位大师的作品，会看到不少时代的印迹——科学家拿着计算尺工作，公安人员骑自行车进行侦查，十元钞票便是“大票”。一些作品中的科幻构思更是已经成为现实。它们过时了吗？没有。满篇都是蒸汽机和钢铁的凡尔纳小说还没过时，何况四位大师的作品。

要知道，能让一部科幻作品流传下去的，是洋溢在字里行间对科学的激情。

不仅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国也曾经有一个科幻创作的黄金时代。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一批作家，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布拉德伯里，都是那个时代的人。2008年，他们中最后一位大师阿瑟·克拉克才离世。直到现在，好莱坞翻拍的一些科幻片如《星河舰队》《我，机器人》，还是在改编那个时代的作品。

在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开始前，科幻只是小圈子里的文化。当这个时代结束后，科幻已经在全世界形成了影响。然而这个时代



在六十年代末就终结了。从那以后，美国科幻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新世纪，几乎被魔幻文学压得喘不过气来。

是什么铸就了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正是科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那三四十年，也正是美国科学大发展的三四十年。世界各国科学家涌入美国，将它打造为世界科技中心。直到美国国旗被插上月球，才结束了这一激情洋溢的时代。

而从七十年代开始，后现代、新兴宗教、反科学等思潮逐渐形成影响，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一点点下降。在今天，美国人中信奉占星术、怀疑进化论的比例甚至要高于那个时代。

科幻不是无源之水。没有科学的滋润，它终究要枯萎。细数中国科幻最兴旺的几个时期——清末民初、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之交，都是科学传播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些时段上，中国公众热爱科学，对各种与科学有关的话题都有兴趣。有这样的土壤，科幻小说才能生长得扎实。

在今天，如果单纯从文学水平而言，科幻作品已经超越了当年。但公众科幻作者不再有前辈们对科学的热情，甚至不如他们了解同时代的科学工作。这样的科幻也只能变成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科幻始终没有恢复成当年的热潮。

重翻旧作有营养

笔者日前拜访一家科幻杂志社。席间一位女编辑感慨道：现在的小读者们都不熟悉科幻的历史。

这是我们共同的感慨。“黄金时代”开始时我只有9岁，结



束时我 14 岁。初中三年我曾经把科幻当成唯一的课外读物。如今编选在这里的作品，我那时读过差不多将近一半。它们融化在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性格里。

那个时代里有我这样经验的孩子何止百万。主持出版此套书的贵州大学出版社领导比我大十来岁。他就说过，他从小便读过《古峡迷雾》。

然而等到九十年代中期，新一代科幻迷再涌现出来，差不多就过去了十几年。这个代沟未免过长，以至于前辈们的精华被远隔在代沟的那一边。

如今重印前辈的作品会不会过时？不会！科幻小说不是科学预测论文，即使满纸蒸汽机和钢铁的凡尔纳作品今天看起来仍然不过时，何况这些作品过去不到三十年。它们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中国科幻的标尺。

比如，今天不少年轻科幻作者抱怨“没什么新题材可写”“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他们选取题材的视野还远没超越当年的前辈。在思想的深刻性、作品的厚重性上，前辈们有些作品堪称“字字血、声声泪”。相形之下，如今大部分科幻作品只能算是“轻薄短小”“浮光掠影”。就是在纯粹的文字技巧上，前辈们的作品有许多仍然可以借鉴的地方。

记得在 1998 年，我去拜访一位科幻界的前辈。他不无担心地劝我说，你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幻上，如果有一天科幻不能搞了怎么办？十年多过来，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新生代”科幻作家因为写科幻而挨批。今天发展科幻的外部环境已经相当宽松，远非前辈们当年可比。



然而我们并没有把科幻重新恢复到当年那种盛况。面对这个事实，今天的中国科幻人无可抱怨。我们必须重新翻开前辈的创作，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为方便读者阅读，贵州大学出版社嘱我选编了四位大师的名作结集重版，同时由我撰写了“黄金时代”科幻小说总评。品评大师，心有惶惶。但有此评论，总可以让与大师们有了若干“代沟”的小读者们感到不少方便。

郑 均

目 录

辛巴达太空浪游记	1
----------------	---

辛巴达的飞船	1
--------------	---

新“诺亚方舟”——我的第一次航行	4
------------------------	---

一根臀木——我的第二次航行	23
---------------------	----

毒云人——我的第三次航行	50
--------------------	----

陨石上的女郎——我的第四次航行	74
-----------------------	----

最后的决斗——我的第五次航行	96
----------------------	----

后 记	127
-----------	-----

附 启	130
-----------	-----

尼斯湖梦幻曲	131
--------------	-----

“彭斯之夜”的不速之客	131
-------------------	-----

马形水妖的传说	137
---------------	-----

吉米和汤米	143
-------------	-----



蛇颈龙的照片	150
一个意外的新闻报道	156
湖上怪影	160
一张湖怪的照片	166
报纸照片的纰漏	169
红头发鲍勃的辩解	174
老渔夫的证词	177
螺旋桨损坏事件	184
潜入尼斯湖	187
迷惑的水上迷宫	190
可怕的巫师咒语	193
知识百宝箱	197
作品点评	202



辛巴达太空浪游记

辛巴达的飞船

我，阿里·赛义德·辛巴达，从圣城巴格达通向波斯湾和广阔世界的门户——巴索拉港，扬起流星号飞船的太阳帆，飞上宇宙太空啦！临行的时候，年迈的妈妈泪眼涟涟地望着我。仿佛我不是去进行一次愉快的太空旅行，倒像是生离死别，奔向脱离尘寰的天堂净界和幽冥地府，从此永不归来似的。

许多亲密的朋友都紧紧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劝阻我：“辛巴达，快打消你的脑瓜子里的这个古怪念头吧！太空中没有



可口的羊肉馅饼，也没有荫凉的椰枣树。那儿一片黑暗，充满了寂寞、寒冷和种种致命的危险。甚至安拉的使者，也从来不去光顾那些遥远的阴暗角落。弄得不好，你会像你那著名的同名祖先一样，遭逢各种各样不测的灾难。与其这样担惊受怕，倒不如安安稳稳坐在巴格达的家里，享受人世间的温馨和天伦乐趣。”

我承认，这番话说得确有几分道理。如果当时我能够冷静下来，压抑住激烈跳动的心，预见到未来的磨难和周折。也许会罢住手，及时跳下飞船，把心和眼睛都永远留在人间，再也不做瑰丽的天空梦。

可是俗话说：“天空是陷阱，诱引着人们的心。”骆驼队在沙漠里，远航船在大海上，年轻的农夫站在贫瘠的土地中央，仰望着碧空，曾经萌发过多少美妙的幻想和愿望？冷漠的天空给予了他们什么真实的安慰？但是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人们还朝着空荡荡的蓝天顶礼膜拜，岂不正因为那儿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

在我的眼睛里，天空是广阔的新大陆。和它的无边无垠比起来，象征七重天的蓝色清真寺，和与它毗邻的“宇宙的眼睛”——大名鼎鼎的圣索菲亚教堂，简直微不足道，算得了什么！当时我正年少气盛，胸膛里跳跃着一颗愚蠢透顶的好奇心，血管里燃烧着渴求探索新天地的炽烈火焰，对我们这个狭窄的星球上的生活，早就感到厌烦腻味了。试问，除了神秘的茫茫太空，我还能到哪儿去溜达？难道还要去炎热沉闷的红海、枯燥乏味的极地冰场和印度洋底的水下珊瑚礁花园，寻找生活的乐趣和新的刺激么？

不，古老的地球已经像任人参观过千万次的金字塔，丧失了